

歷史空間

透明的生命

王兆貴

這個世界上，全身透明的生物陸地上比較少見，多半是在水裡，其中，最典型的當屬水母了。去年夏天，在大海與內河的接合部，我曾經近距離觀察過水母。這些水母還處在幼年期，大小與一朵蒲公英相仿，不仔細搜尋，很難看得清楚，但只要發現了一隻，就會接連看到許多隻。在平緩的水流中，它們似有若無地浮沉着，自由自在地游動着。看着這些簡潔而又晶瑩、弱小而無助的身軀，很難想像它們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如何存活下去。

其實，這樣的擔憂完全是多餘的。水母的出現比恐龍還要早，稱得上生物界的活化石，它們能從6.5億年前延續至今，自有其存活的本領，比方說超強的繁殖能力、靈活的避害能力和適應能力等。水母是有性生殖和無性繁殖兼而有之的海洋生物。春天時，它們會選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聚集在一起，舉行「集體婚禮」，從而給精子和卵子以更多的結合機會，提高了受精精率。完成受精後的幼蟲，會慢慢沉入海底，躲避到海藻、沙礫或岩壁、礁盤等可藏身的地方，盡量防止被水流沖走。待吸足養分後，便進入了無性的自我複製和分裂過程。

全球約有兩百多種水母，分佈在世界各地的水域裡。在它們身上，至今還有許多未解之謎。大多數人普遍能夠了解的，大約就是食用水母——海蜇了。但是，即使吃過海蜇的人，也未必見過活體海蜇。我的老家在渤海灣畔，那裡以盛產海蜇聞名，當地的門戶網站取名就叫「水母網」。從小到大，新鮮的海蜇、脫水海蜇都曾吃過，也曾聽老人說過有關海蜇的一些常識，但直到年過半百，才親睹過海蜇在水中的形態。那年回山東省親，在記碼島上住了幾天，正趕上海蜇大洩游。漁民們早出晚歸，捕撈上來的海蜇成山堆積，收購海蜇的車船穿梭往返，以至於在淺海裡就能看到並可撿拾活體海蜇。淪落於灘頭的海蜇，大約是受了傷，只能隨波逐流地飄來蕩去。近前細看，小一點的就像傘形果凍，大一點的就像坩堝浮冰。由於食用鮮海蜇的



婀娜多姿的水母。

網上圖片

人多且頻繁，以至於香菜的價格瘋長。記不清在哪裡看到這樣一句話，叫作「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訪問」。見過之後就喜歡上了，而且永誌不忘。我對水母的了解，不限於觀察，也不限於觸摸，而是通過各種渠道進行較為理性的訪問。水母之所以稱作水母，是因為它們身上除極少量膠狀物質外，幾乎都是液體，名副其實是「水做的骨肉」。不過，它們無鱗無刺無骨，當然也沒骨頭。同魚蟹蝦蟹相比，水母不僅全身透明，外形特徵也比較另類。它們既沒有典型的骨尾，也沒有張揚的鰭鬚，就連鼻眼唇鰓也看不到，但卻頗具觀賞價值。

我在海洋圖片冊中看到過一種水母：下半部分像用花瓣、花鬚疊加堆砌起來的基座；上半部分像水晶雕刻的琉璃盞，中央簇擁着大小不一、排列有致的金顆玉粒。這哪裡是水母啊，分明是龍宮中的珍寶！讓人不自主地心生愛慕，反覆端詳，讚歎不已。海洋博物館中的水母，形象自然更加生動了。它們有的像小傘，有的像蘑菇，有的像花冠，有的像掛在藍天的雲霞，有的像升到半空的孔明燈，有的造型很像不明飛行物……且在不同角度、不同光線下，變幻着不同的形態和顏色，給人以夢幻般的感覺。它們體態輕盈、玲瓏剔透、浮沉自如、飄來蕩去、優哉游哉的樣子煞是惹人喜愛。將它們比喻為奇幻的海底精靈，一點也不為過。

水母家族的大部分子民生活在海洋裡，也有少量流落於江河湖泊之中。在我國內陸水網地區，曾發現過一種叫「桃花水母」的淡水水母。這名字聽起來超脫脫俗，美艷如畫。「桃花水母」也叫「桃花魚」。「春來桃花水，中有桃花魚。淺白深紅畫不如，是花是魚兩不知。」古詩裡提到的「桃花魚」，就是稀缺難見的「桃花水母」，因其形狀若桃花，故得其名。在稀歸，至今還流傳着「昭君行前回故里，滴滴化作桃花魚」的動人傳說。

看起來婀娜多姿，溫順輕柔，還只是水母的外在形象，你若以為可以近距離接觸甚至縱情擁抱它，那就自作多情了。包括海蜇在內的水母，除少量無毒外，大多都能傷人。在水母的傘狀體下，有許多棒狀和絲狀觸鬚，上面布有密集的刺絲囊，遇到敵害或捕食時能分泌毒液。正因為它像黃蜂一樣會蜇人，人們才把食用水母稱為海蜇。人被水母蜇傷後，輕者刺癢灼痛，呼吸困難，重者性命難保。有種叫「海黃蜂」的箱水母，被其蜇傷後短時間就能致命，難怪有人把它稱作海洋中的「溫柔殺手」。有句話說「距離產生美」，欣賞水母同樣需要保持距離。還有句話說，「越好看的東西越有毒，越有毒的東西越好吃」。這不過是姑妄言之，我們不妨姑妄聽之。但我們吃到口中的海蜇，已經是加工處理過的無毒海鮮、美味佳餚，盡可放心享用，大可不必為之惕厲。

人文世相

李恩柱

顧慮

只要是心態正常的皇帝，反貪治腐是必做的工作。順治皇帝講過此事的戰略意義：「大臣不廉無以率下，則小臣必污。小臣不廉無以治民，則風俗必壞。屬累而下，誅求勿已，害必加於百姓，而患仍中於邦家，則國祚必危。庸庸而下，誅求勿已，害必加於百姓，而患仍中於邦家，則國祚必危。庸庸而下，誅求勿已，害必加於百姓，而患仍中於邦家，則國祚必危。」簡括而言，順治無非是說：一個貪腐遍地的社會，欲求太平穩定是不可能的。因此說，反腐關統治大權，誰也不會掉以輕心，不管甚麼社會，都不可能是做一做姿態就拉倒。出乎人們意料的是，一批貪官倒下了，新的貪官又強壯起來，前仆後繼。朱元璋慨嘆道：「我欲除貪官污吏，卻奈何朝殺而暮犯！」順治帝也說：貪官何其多呀。

貪官的生命力為甚麼這麼頑強？其實不是貪污像螞蟥一樣，有不一般的生理構造，而是社會管理的路數有問題。貪污腐敗體現了人性好逸惡勞，見利忘義，利令智昏的一面，僅殺伐、疏導、教育難有持久的功效。但古代皇帝把這幾乎手作為法寶，屢敗屢試，一朝接着一朝。人性的善惡雖然可以隨着社會環境的改變而變化，但社會也可以被人性拖曳到惡的深淵或善的高峰。人，並不總是靠得住。道德勸誡有用但作用有限，反腐根本還是在於制度。比如，乾隆時期甘肅冒賑貪官大案，那個集團總計貪污賑濟銀七八百萬兩。乾隆帝說，這麼大的案子竟無一人首先發覺，對官相護現象感到寒心！其實豈能無人知曉？貪污集團的頭目是甘肅藩司的王望聖，而王望聖又買通了陝甘兩省最高軍政長官勒爾謹，就是乾隆本人也對王望聖寵信不已。有如此政治背景，誰敢太歲頭上動土？

專制社會的皇帝，對貪腐的壞處估計得很充分，監控組織也比較完備，但在制度設計上一直突破窠臼，因此沒法落實。扭曲的反腐心態，就是人治的一個衍生物。

所謂心態，指甚麼？聰明的乾隆，為甚麼對甘肅冒賑貪官官員半數免死發落？依法律，應該處斬的官犯有一百餘名，結果近60人為其被砍掉了腦袋，免死發遣黑龍江、新疆者57人，奉旨抄者165人，還有不計其數的人獲得了較輕的處罰。接下來的山東巡撫國泰貪縱大案，涉及的官員人數更不少，如果追根尋底一直挖下去，有可能把全省官員都牽扯進去。山東全省共虧空帑銀約二百萬兩，乾隆帝勒令貪官巡撫國泰和庇護其過的布政使于易簡自盡。但是，這虧空的200萬兩銀子，除國泰婪索二十萬兩外，尚有一百七八十萬兩銀不知道落入哪個手裡。按清朝律例，貪污銀子一千兩者即要問斬監候，秋後處決，這一百七八十萬兩贓銀，可使數千乃至萬名官員掉腦袋。

懲辦貪腐分子，任何統治者態度都會很堅決，說白了，貪污受賄，勒索卡要，是當權者面前綻放笑臉的敵人，是國家肌體的齧噬者。但這種敵人，畢竟不同於兩軍對陣時的敵手。因此一方面皇帝要不遺餘力的清除他們，這是國家根本利益的要求，無論是誰，都不會容許貪官污吏蛀蝕國家的根基；另一方面，官員貪污腐敗，肯定與國家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諸方面有千絲萬縷的聯繫，於是，乾隆猶豫、手軟。主持審辦國泰案的欽差大臣還沒有到達目的地，就接到皇上的密諭，說「不忍」再與甘肅省那樣的大獄。辦案大員清廷皇帝想甚麼，於是，好多事情不再深究了，於是，大案接二連三發生。

乾隆究竟顧慮甚麼呢？他自己說是考慮「國體」和「朕之顏面」。甚麼是「國體」，郭成康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，所謂「國體」，指的就是清朝統治的合理性，國家的面子。乾隆查辦貪污大案時的這種矛盾心理，雖然可以理解，但卻有點聰明反被聰明誤。認真嚴肅辦案，對民對君都有益處，哪會損害？世人覺得乾隆執法嚴格，此種印象還不是源於一個個具體案件？晚清的薛福成就說過：乾隆英明，「侵虧公帑，抄沒家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，為他代所罕睹。」強調「國體」，對比絕腐敗，樹立國家形象，不僅沒有絲毫積極作用，相反還有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。

乾隆為甚麼把貪污案的多少與國體鮮亮還是黑暗聯繫起來，這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。從大方面講，清朝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，民族矛盾在乾隆時雖然已經緩解，但始終有個合法性問題，如果貪官污吏多且級別很高，清朝能不能建立一個穩定的江山，會成為一種疑問。往小裡說，乾隆一直不自負，他力圖使人相信他將是歷史上的聖明天子和滿漢理想的英主。假如國土之內貪賄叢生，「聖明」便沒了着落，「英主」更無從談起。可惜，他誤解了。放鬆對貪污的追查，表面上貪污者的數量少了，實際卻起到縱容的功效。

人治不是甚麼事情都沒有標準，但皇帝口含天憲，標準也就後退了。（識責之四）

古今講台

吳羊璧

孔明與天象

《三國演義》這部小說，人物眾多，各有特長，事件紛起，不斷地吸引人讀下去。不過，讀到了諸葛亮之死，以後的興趣就低下去了。諸葛亮的智慧、神機妙算，使他成為這部巨書的中心人物。

諸葛亮多知，常常能預先推知事物的發展。「隆中對」就是出名的例子，當時還沒有出現魏、蜀、吳三國，但他已經料天下將分屬三大雄王，對劉備說：「將軍欲成霸業，北讓曹操佔天時，南讓孫權佔地利，將軍可佔人和」，後來事情發展，果然如此。不過這並不能以為諸葛亮能以個人的智慧改變天下大勢，而是他一向留意時局，知道將可能有這樣的發展吧。他是善於分析客觀形勢的。

不過，諸葛亮那時候的知識分子，大都要用很大的精力去學天文，那時人們普遍認為天上那麼多的星辰，與人間的大事變動，是互相印照的。天上星辰有甚麼變化，人間也會有相應的變

化。他勸劉備先建立根據地，理想地方是荊州。劉備說：「荊州劉表、益州劉璋，皆漢室宗親，備安忍奪之？」這時諸葛亮就談天象了。諸葛亮說，「亮夜觀天象，劉表不久人世。」他由天象知道劉表將去去世，他的兒子劉璋能力很弱，所以，劉備為了大局，也是應該去取荊州的。就這樣，劉備決定了發展的方向。儘管諸葛亮當時的建議，主要還是依據對客觀形勢的分析，但他提出天象來加強他的論點，可知那時人們很相信天象與人事相應。諸葛亮多知，自然也通曉天象。

第一〇三回，「五丈原諸葛禳星」，更直接寫諸葛亮不但通曉天文，還能夠通過禳星來改變天象預示的趨向。當時他正與一個很不好對付的強對手司馬懿相持。身體已經很不好，司馬懿判斷孔明「食少事煩，豈能長久。」這是客觀的判斷，那時的諸葛亮實在已過分勞累了。

那夜，諸葛亮仰觀天文，見「客星倍明，主星幽隱，相輔列耀，其光昏暗；天象如此，吾命可

知。」對助手姜維說：「吾命在旦夕矣！」姜維建議諸葛亮「用祈禳之法挽回之」，諸葛亮認為也只好試一試了，他的祈禳之法，是由四十九名甲士穿黑衣持黑旗，繞帳外，他自己在帳中祈禱。「若七日內主燈不滅，吾壽可增一紀。」一紀是十二年，人若能果有方法使自己增壽十二年，太神奇了。

諸葛亮祈禳終於失敗，原來他正在忙於作法的時候，魏兵來攻，大將魏延飛步入報，「腳步急，竟將主燈撲滅。」於是諸葛亮嘆曰：「死生有命，不可得而禳也。」

這時諸葛亮吩咐安排後事了。祈禳延命，不可信，古今也沒有人做成功。諸葛亮有超人的智慧，但這件事證明人的主觀努力不能完全改變客觀的發展，這件事不足以增加孔明的「明」，但他的確把那時代認為應有的知識，最頂尖的學問，都學了，用了。

這個故事還說明那時人們是如此地相信天上的星辰與人間的大事，很有具體關連的。諸葛亮也是這樣認識的，他知道自己的將星在哪裡。

諸葛亮還安排，對外不發喪，他自己的陰魂會維持將星不墜，使司馬懿不能確信他已死。說起來，這些都是無稽的道術了。不能增加人們對孔明的敬服。

來鴻

忙神

蘇滄桑

這世界，不是被上帝控制，而是被「忙神」控制了。「忙神」像白霧，無時無刻不纏繞着你，每一個忙碌的日子，都是灰白色，模糊了食欲，消失了靈感，遲鈍了感覺，沒有更快樂，也沒有更煩惱，沒有污點，也沒有亮點，這混沌的狀態，讓你感覺昏天黑地，走投無路，不知道何時何處才是盡頭。

太陽一升起，濃霧便會四散。而「忙神」卻是無敵的，它時刻在覬覦你，逼近你，控制你。即使身體閒下來，腦子還在焦灼。人人都盼望退休，從小學生開始。這一陣子，我不是被「忙神」控制了，簡直是被它囚禁了。那天，我家阿姨說：「步行街賣花大伯跟我說：告訴你家大妹子，櫃子花開了，讓她來買，她最喜歡有香味的花。」我啞然，我的最愛，卻連自己都忘了。我長年累月從他那兒買的花，都很素，但都很香：茉莉、丁香、臘梅、百合、梔子花，玫瑰果……

阿姨又說：「大伯說，大妹子怎麼好久沒來買花？是不是特別忙啊？再忙，也要出來放鬆放鬆。」心裡一動，第二天，我抽空去了步行街，花五十元，從大伯那兒隨便買了一盆梔子花，幾十個小包包包得放，看看就有噴薄欲出的欣喜。大伯說：「這花四季都能開。」我不信，就不指望，更多的是選他一個個，為他的「知己」。繼續忙，繼續和「忙神」抗爭，繼續艱苦，繼續祈求上蒼派一個「閒神」來降服它。一天夜裡回家，一進門，一股異香撲鼻而來，我打了個淋漓

來鴻

漫說畫押

青絲

畫押

古代的官員處理公文，百姓交易買賣，官府訊問罪犯，當事人都要在公文、契約或供詞上簽字，表示負責認可，文書才具有法律效力，稱之為押。最早的簽押方式是押字，如漢代的官吏批閱公文，流行押「諾」字。《後漢書》載：「南陽宗資但畫諾。王府僚史變數，亦用此制批答。」意為東漢的汝南太守宗資，把政事全都交給下屬處理，自己只是在公文末尾書一「諾」字表示同意，其他的官員也紛紛效仿，以此批答僚屬，遂成為一時之風氣。

三國時期，司馬師想要廢掉魏帝曹芳，大臣許允和同僚商量，決定先下手為強，趁司馬昭將要統兵拒蜀，前來向曹芳辭行之際殺掉他，以此消弱司馬家族的勢力。許允一行擬好詔書，請曹芳簽押。就在這時候，司馬昭進來，見機會難得，宮裡的優伶正在吃玉米的曹芳連唱「青頭雞」，也就是「鴨」，以一種隱晦的方式催促曹芳趕緊下決心，立即在誅殺司馬昭的詔書上簽押。但是，柔荑剪斷的曹芳因為害怕，不敢簽署詔書，將良機錯失。不過由此事也可見，簽押在文書的法律效力上的重要性——若是沒有曹芳的簽押，許允擅自行事，就屬於是謀逆不軌，只有曹芳在詔書上簽押表示同意，才是合法的行動。

但是，簡單的押字很容易被人仿冒，這在歷朝歷代都是難以禁絕的事情。清代的《六部成語》裡就有一個「套畫押字」的罪名，「假作文券仿畫他人押字以為憑也」，是屬於刑部經管的罪案。這也使得各個時代的人們，在簽押的時候，在字形字態上追求獨特的風格，以形成不易仿冒的個性特徵。晉元帝司馬睿登基以後，批閱公文仍然是沿襲舊制，在公文上批一「諾」字表示認可。只是他書寫的「諾」字與眾不同，有如鳳尾婆娑之態，除了美觀，還有防偽的功能，被稱為鳳尾諾。唐代的韋陟署名簽押，所書的「陟」字狀若雲彩五朵，時人見而心慕，稱之為郇公五雲體，也被認為是將字體符號化、亦即畫押的濫觴。

唐代流行的畫押方式是以草書書寫其名，字體潦草隨意，自己容易辨認，他人卻不易摹仿，以此作為個性化的私人標識。南宋洪邁的《齊齋隨筆》曰：「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，施於文記間，以別識耳。」又說：「押字起於